

呂晚村先生文集

呂晚村先生文集卷二

書

與高且中書

別後何時抵鄞塗次無所苦不第爲凶歲所窘殊無
善狀思與吾兄尊酒論文之樂曾未閱時又如疇昔
矣頃悟虞山先生囑道懷念并訂兄駕明春早出於
詩史諸事大有所商謂非兄與冲老昆季共爲料理
未易辦此也至文字之交弟於三吳已無遺憾獨越
郡明州未獲同岑丁酉孟春曾合南澗敦盤於蓬蓽
中其時浙東箋啟俱托朱朗兄分致不謂竟至浮沉

編紵闕焉至今耿耿茲欲少爲整頓不揣固陋將勒
成一書以公海內而以兩郡君宗未經面商難期畫
一非得大君子爲之主持無緣聯合且久知吾兄厭
棄此事未必樂聞思貴郡董吳仲兄往曾於筆札論
心雖未識韓而神交已久此弟所最傾注者也慈湖
秦子臨兄與弟訂盟湖頭爲性命之友暇時望與兩
兄爲弟細酌全局儻有成算弟卽東渡錢唐登堂拜
母并與諸同人商定兩郡人文爲東南一大觀且得
快聚桐齋與賢兄弟叔姪聯床晤語亦人生一段佳
話想不以塵俗鄙夷我也貞一兄歸率此附候不一

與高且中書

半載不面書問隔絕此數年以來未有之濶疎每一
念及未嘗不黯然也附公擇二月書停滯省下越兩
月乃得讀然近狀則公擇先謂之矣聞醫行鄰邑當
事得直足資薪米甚慰甚慰然此中最能溺埋壞却
人才不少急宜振拔灑脫爲善念頭澹薄自然刪落
若不甘寂寞雖外事清高正是以退爲進趨利如鶩
此中逕畛甚背懸不可不察也以老兄今日室無堅
坐之具身有攬取之才而胸無足畏之友從此塌脚
不難入無底之淵故不禁其言之屑屑耳某百凡如

故家口亦粗安但於己分內無分毫長進醫未嘗不行而醫理亦無新得此地待老兄者甚衆不得已來屬弟者皆不足以慰其欲每至技窮未有不思使鼓峰在當別有解治也一月前晤考夫自覺有益恃以不孤某思從前過愆最大是自作自掩今日自覺得處痛自政治正不知能接續推擴得去否耳近小葺蘭森堂初意不過砌磚止溼換窗蔽風雨而已事機一動勢不自止又須改東西兩廊又須於南牆架數間作書舍未免多事浪費然業已至此只得成之凡心之把握不定事之預料不來放易收難大約類此

孟舉自牧俱如常令兄聞歸稍足濟否聞莫山欲出
游此間自去冬來頗以交游爲戒恐致垂橐大非笑
也第今秋爲次見娶婦冬營窠季臣先兄父子過此
便欲省事閉籬煮水吃菜以卒舊業冀得些小工夫
耳秋涼得一出面爲妙欲言固不只此

寄黃太冲書

春中奉教間寂至今往還未嘗無人有書不得展讀
宿愆猶積媿負何言伏惟近履有相大小清泰聞提
唱明州宗風雷起不審有幾許入室足荷擔大法者
否前書秋渡之約想以此不果也某於六月四日復
舉一子蘭森南牆構得數椽消却半年光陰餘無足
道潛溪遜志遵巖荆川等集不知曾爲撥忙看定否
亮廳粉壁間甚思披受誨益也公擇歸欲遣力走請
適且中來致台諭他書有未盡錄故謹於來春候教
耳近得程北山集六本爲宋紙印者又抄得誠齋集

一本則舊本所未見又呂涇野集二十本蔡蛟濱語錄四本及餘明人集數種俱待晤時呈覽也趙浚谷霍涓崖二集并望借看外書目一紙奉記以備簡發時遺忘公擇行迫不及一一敝衣一件松蘿一觔聊爲寒夜著書之供何時瞻奉臨字惘然

與黃太冲書

貞一歇夏時會附數行相候且中來得近况而無字
貞一到館未得晤然聞其有字與公擇亦不言太冲
有札語也餘自越中來者輒言太冲有與呂用晦書
淋漓切直不媿良友而某竟未之見何也若不足與
語則不必作書既作書矣是欲其得規而改過也而
又不使之見是借題作一篇好文宇耳定非吾直友
之用心也故某頗疑其說之妄後問且中則曰誠有
之不過責善意耳某於是浩歎謂太冲其果不知某
者也茫茫宇宙何處無流輩顧數年以來竭情盡慎

只此數人。若將終身焉者。豈果相藉爲標榜哉。誠望切磨之益。使得聞其過。則日遷於高明之域。無難也。太冲有責善之言。正某之所欲言。奈何書成而不一示之耶。嗟乎。太冲天下舍讀書負氣之人。望誰能言。使太冲言之而當於太冲爲知言。卽言而未當於太冲。豈有過哉。但於言之外。別有委曲依隱之私。是則太冲未嘗無言。而所以言者。先失其道矣。然於某正不當作如是觀也。或者又云。此太冲絕交之惡聲耳。非真責善也。子必欲見之。是又起爭端矣。此則大不然。縱使太冲立言有私意。在是太冲自己病痛。太冲

所言自是某之病痛兩者豈相除算哉卽如或言不可知者心耳其言豈有不是者此某之所以引領拳拳也千萬錄示以卒餘教外明人選本及宋元明文集易象廿本詹氏小辨一本攻媿集三本又韓信同集金華先民傳俱望簡發未涯瞻奉臨書惘然

復姜汝高書

其麤疎人也平生以朋友爲性命然以不慎齒舌又家貧禮數濶略計所以得罪於賢豪間者不一以故不復葢覆其短市廛汚行擿發殆盡良友身質諒自非誣其爲羣情共棄宜矣比者且中來乃復荷手教之及不謂其猶未見擯絕於老兄也愧悚愧悚今來唯有扃門掃跡守章句集註以教兒子願爲一村腐庶幾補過末路而已醫事功力不深止是庸醫行徑於古人畧無發明處間有所得亦不能出旦中範圍又豈足爲老兄道乎承惠書二種一佩前輩格言一

熟醫經塗軌老兄之教我至矣珍感珍感顧有所請者尊公先生與老兄主張斯道嘉惠來者去歲委刻念臺先生遺書其裁訂則太冲任之而磨對則太冲之門人此事之功臣也若弟者因家中有宋詩之刻與刻工稍習太冲令計工之良窳值之多寡已耳初未嘗讀其書今每卷之末必列賤名於心竊有所未安嘗讀朱子與張南軒往復論刻書事一字一句必考存原本其精慎如此此所謂較讐之功也今此書未曾一見原稿直太冲傳本耳未知其於原稿無一字一句之誤否昔二程遺書傳自上蔡龜山朱子語

錄出於勉齋潛菴皆真得斯道之傳其立身儼然無
一可議天下於此信其所傳之不妄也且中述太冲
語云近日劉氏於廢籠中又得學言若干比今刻不
止十倍某雖不知今得之何如然則所刻之爲人刪
定而非其全體可知矣其又何所依據而較之乎若
較爲磨對之名則萬公擇獨任者偶一及之而某未
嘗磨對者反每卷數見尤所不安也因其時太冲愛
弟過厚不覺其失耳至小兒公忠則并無計工之勞
豈以其受業太冲門下故亦濫及耶則劉門弟子尚
多未及其爲弟子之弟子殆有不勝書者卽如尊公

門下庸詎無人而濫及穉子豈此本爲太冲之私書乎果其爲太冲之書則某後學之稱於心又有所未安也望老兄一一爲某刊去某非敢立異事有要好太過反致失體者不得不正之耳老兄以爲何如敝廬訟事因其放廢恣其凌侮至今未了也自顧所處辱身其宜承遠念殷摯感謝感謝久欲奉報道遠未得便信今附某人率此數字

復裁之兄書

襄指來得五月廿八字知小毒爲苦今已平善耶此是厥陰陽明溼熱若尚未愈須用後方治之所示婦去詞言短味長刺深旨厚真風人之遺蕩子空牀塵鏡在匣三復之餘不禁縷縻之垂垂也吾兄視弟豈遊戲波瀾人物哉數年以來屏棄一概披胸納腹其跡甚隘雖敬愛如吾兄然比之猶覺有間它可知矣意向冷灰凍壁中尋取一箇半箇肯屈頭挑擔漢子同鑽故紙蝕殘字求聖賢向上事自了此生分內而已乃弟之所取者在此而人之所求者又在彼凡所

爲說道理論文字只如游方當上入門口訣耳一朝
魏盡盧烹圖窮七見本相一露不能復拚三吳間人
無不笑翁之至愚而歎此道之無人也追思向時握
手提袂揚眉瞬目凌厲古人呵罵一世指冰霜嶽瀆
以爲期其噩寢耶醉吟耶病狐惑老魅耶悄然自失
滄泗橫出真不能自信自解也昔有好色者於逆旅
遇靚妝女子挑之就焉明畫戶尚扇鄰舍訝發之存
一顧一髮有巨獸獐目腥唇突出蓋不知何怪也今
第所存猶不止顧髮則爲幸甚矣此種狡獪伎倆諒
不足當明眼者之一笑乃聞所至傾動唱宗說法尚

欲以此塗一世之耳目以行其攫竊之術韓公詩願
君莫嘲笑此物方施行又可一嘸也春間無事時戲
作得問燕燕荅二詩別紙錄去聊發遠矚弟已不願
向世間疏明本末因吾兄知信之深屢荷遠念故縱
言及之耳不足爲他人道也近於襄指扎頭見一行
云欲作瞽者說相寄別諭雖不詳可以意會得兄筆
一點染使妍媸無遁形便足當辨姦絕交論一則矣
望甚望甚賀襄指可字韻詩亦和得一首并呈教有
便過語溪作數日詩話尤曠劫之願也

與魏方公書

惠示南雷文案。雨中無事卒閱之。其議論乖角心術
鏗薄。觸目皆是不止如尊意所指。摘僅且中一首也。
且中誌銘固極無理。而莫甚於與李杲堂陳介眉一
書。其意妄擬歐陽論尹師魯墓誌之作。詞氣甚倨儼。
然以古作者自居。教二生以古文之法。及爲誌銘之
義。夫不論法與義。則愚不得而知。若猶是法也。義也。
則某竊有詞矣。凡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原與史法
不同。稱人之惡。則傷仁。稱惡而以深文巧詆之。尤不
仁之甚。然猶曰不沒其實云爾。未聞無其實而曲加

之可以不必然而故周內之而猶曰古誌銘之法當然也所引昌黎銘法爲証尤可笑李虛中衛之玄李子之方術燒丹其平生他無足傳而實以好異死法固不得而易也王適之謾婦翁所以狀侯高之駿與適之負奇耳如史記稱高祖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豈爲謫高祖哉至柳子厚之誌銘則更不然子厚之黨叔文輩也事關國史其是非旣不可移而爲子厚誌則此其一生之大事又非細故瑣語之可隱而不必存者也然至今讀其文淋漓悲痛但致歎於無推挽與排擠下石之人蓋已深爲之漚板矣今謂且中工

揣測人情於容動色理之間巧發奇中不必純以其術試取此數語思之其人品心術爲君子乎爲小人乎謂且中之醫爲下品某不敢知謂且中之人品心術爲小人此某之所決不敢信也若太冲本意止歎惜且中馳騁于醫而不及從事太冲之道則亦但稱其因醫行而廢學亦足以遺詞立說矣何必深交巧詆之如此是昌黎一誌而出子厚爲君子太冲一誌而入且中於小人其居心厚薄何如也乃欲以獠獠之牙擬觸邪之角哉且昌黎立身矜然未嘗與子厚同黨故可以歎惜不諱若且中之醫則固太冲兄弟

欲藉其資力以存活故從與且中提囊出行其本未
某所親見具悉今太冲書中亦明云弟與誨木標榜
而起矣且中果有過乎則太冲者且中之叔父也使
叔父而歎惜子厚天下有不疾之者歟又謂寧波諸
醫肩背相望且中第多一番議論緣飾耳太冲嘗遣
其子名百家字正誼者後托貴人爲二子百家百學
援閩例貴人偶誤記納百家
正誼爲二今改百學名百
家以應之非肯之百家矣納拜且中之門學醫矣夫
以且中之術庸如此其緣飾之狡獪又如此且中於
太冲其歸依相知之厚也又如此不知太冲當時何
以不一教止之而反標榜之又使其子師事之及其

死也乃從而持摘之驅使于生時而貶駁之身後則前之標榜既失之僞今之誌銘又失之苛恐太冲亦難自免此兩重公案也卽身名就剝句引歐陽銘張堯夫例亦屬不倫歐陽所謂昧滅歎年位之不竟其施也太冲所云譏其不學太冲之道而抹撥之也且中生平正志好義才足有爲其大節磊落足傳者頗多固不得以醫稱之又豈遂爲醫之所掩哉世有竊陳王之餘涎掇雜流之枝語簧鼓龔贖建孔招顏藉講院爲竿牘之階飾丹黃爲翰苑之徑一時爲之闕然然而山鬼之技終窮妖狐之霧必散此乃所謂身

名就剝者耳且中身無違道之行口無非聖之言其
生也人親之其沒也人惜之然則且中之日雖短而
身名固未嘗剝也太冲雖欲以私意剝之亦烏可得
耶夫德不如曾史功不如禹稷言不如遷固卽曰身
名就剝然則太冲之必不如曾史禹稷遷固已萬萬
可信也日空長而名蚤剝方自悲之不暇而遑及悲
且中乎所云是是非非一以古人爲法言有裁量毀
譽不滯古文之道豈復有出於此然拔太冲之矛以
刺其盾其誌銘中如降賊後遁者授職僞府賊敗懸
死者勸進賊庭歸而伏誅者槩稱其忠節而憤其曲

殺以國論之大名教之重逆迹之昭然不難以其私
驪也而曲出焉一故人陰私之未必然者則必鉤扶
而曲入焉是非毀譽淆乎否乎言之裁量謬乎否乎
當道朱門枉辭貢諛統袴銅臭極口推尊餘至公靡
鬼瑣莫不爲之滅瘢刮垢粉飾標題獨取此貧交死
友奮然伸其無稽之直筆而且教於人曰此爲古文
之法誌銘之義當然也世間不少明眼有不爲之胡
盧掩鼻歟太冲有云昔之學者學道者也今之學者
學罵者也觀南雷文案一部非學罵之巨子乎罵人
之罵而自好罵人此楚圖之轉受僂於慶封也夫罵

焉而當則曰懲曰戒罵苟不當則曰悖曰亂今以悖
亂之罵而橫加諸人曰此古法也豈惟古文之道亡
將生心害事其爲世道人心之禍又豈小小者乎且
中臨絕有句云明月岡頭人不見青松樹下影相親
此幽清哀怨之音也太冲改不見爲共見且訓之曰
形寄松下神留明月神不可見卽墮鬼趣夫使且中
之神共見於明月岡頭真活鬼出跳矣且中之句以
鬼還鬼道之正也如太冲言卽佛氏大地平沉有物
不滅之說耳青天白晝牽率而歸陰界太冲之云毋
乃正墮鬼趣乎卽不見共見以詩家句眼字法而論

孰佳孰否老於詩者皆能辨之此文義之失又其小者矣飄風自南青蠅滿棘本不足與深辨但念且中疇昔周旋今日深知而敢辨者僅某一人而已若復閔默畏罪是媚生貴而滅亡友也故欲直且中之誣則不得不破太冲之罔耳又念信且中之審者莫如賢叔姪兄弟故敢嘵叨及之至太冲所以致憾且中而必欲巧詆之死後其說甚長亦不欲盡發也昨吳孟舉兄亦深爲歎息寄示此書後有續集吾悔集四卷則此本猶有未全者謹納上幸視至不宣

與魏方公書

弟去歲浪遊白下，臘盡歸里，卽有移居村莊之役。春來稍加整葺，而風雨連綿，至今未有成緒。諸僮皆有搬運作務，是以未獲遣候。不審比來福履，何似尊堂暨合宅。新祉勝常，懸企懸企。令叔燕中得意，曾南還未。燕公兄近况定佳。新居定於何所？聞有卜遷山陰之意，果否？渴思候晤，一聲瀾淙，又適有不入城市之戒。南望停雲，徒切懷想耳。吾兄遭赫烈之虞，滌蕩過當，親知無不愧歎。然所謂厄困震悸，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顏曾之養爲樂甚大。此柳子厚所以賀王參

元也願益加刻勵以復前業折節好脩德望隆起非
祝融之顯相耶望之望之夏初稍安雖不入城當權
舟湖上圖面以悉茲因仔肩親翁至杭之便荒函附
候率率不盡欲語

與萬祖繩書

不奉教者數年於茲思挹清光渺焉天際翁頽憊自
廢白首無成猶欲以炳燭晚救而今已病亟矣咯血
嗽痰聲瘖臥熱種種惡候夜鬼相參思老兄曠懷醇
性神王趣真猶能以蠅頭細書集錄古今遺文以自
娛樂遠貽同好真不啻蒲柳之視喬松耳且中兄一
生行脚多爲友朋今其諸子孤寒投止無依誠知交
之恥恨第久謝世事無可爲謀聞其近狀且更有坑
塹之憂不第生計之寥落而已翁謂此事須急圖明
白決絕日愈久則患益深不可徒爲枝梧避地之策

自釀奇禍也。其三兄君奕同來云：將轉爲鳩會以了此案。庶幾此說爲長。弟不敢辭。乏卽措一會之貲付之矣。他非弟力之所能及也。兄札又云：數載前有一語之違。弟愕然不記爲何事。兄卽有語。弟未嘗聞。未嘗憾也。至謂兄不登他友之堂。可以釋憾。斯語尤可怪。弟年來此心不自於相知多類。此故交隙。未人生一倫之缺陷。兩有罪過不止一邊事也。弟於他友實無致憾之意。而橫被浮言。闕搆無從。辨解耳。未嘗憾他友。豈遷憾與友交好之人哉。至老兄與彼往還。自有本末。自有取義。柳子厚所云：何與我耶。老兄亦惑。

於浮言誤疑弟爾實各無憾又何釋之有忠介公抄
集領至劉改之劉原父二集甚欲得之鄧栢欄詩舍
間已有天一閣中間有袁清容梅戴剡源表元表集
爲刻本所無者并望爲弟全抄見寄其膽寫資值兄
酌命之或以拙刻相抵或竟奉金無不可者程墨偶
評金黃稿各一冊附正希視至病中不能手疏口授
兒子繕白不盡

答萬祖繩書

弟病日加劇。根由鬱拂。親知勸以遊戲。解之。仲春過湖上。欲看西溪河渚梅花。而雨雪爲虐。竟阻勝事。悶坐魏舍親齋中。忽接尊札。惠以手錄。公是改之二集。不禁眼爲明。而膈爲爽。忘沉痾之在體。與陰霪之在庭也。近歲貴郡諸公。以弟爲異己之罪人。鳴鏑所注。萬矢恐後。獨老兄憊憊。猶以故人相待。嗜其膚。論貽以未見之書。厚意有加。自揣無足。致此於老兄者。但有感且愧耳。且中歿後。門戶荒寒。弟以力微。累重。不能稍爲援佐。徒負故知。曾未有忠之盡。而歡之竭也。

念且中當日所周旋分甘給火手援翼覆之人今多
反唇詬詈聲達九泉惟老兄殷殷軫卹痛癢關切友
道之砥柱於茲僅見耳袁清容集第所有者較來目
僅十之一二相去甚遠得錄惠爲佳但卷帙浩繁重
累靜課爲不安也戴集舊刻止四本昨見天一閣書
目有十本豈字大本薄故耶乞老兄爲我一查對果
與刻本無異否若其中有一二不同者亦望鈔賜外
唐荆川歸震川錢吉士陳大樽稿各一冊附上江西
五家稿已盡發金陵俟今印寄奉也率率不盡

復高君鴻書

舍姪人從武陵還。得手教。審因便至。省足徵近况之
閑適。甚慰甚慰。至所諭館事。以不能如約。而責失信
於方公。此似過也。世路艱難。讀書人毫無滋味。延師
一事。日少一日。卽有一二。皆爲高才捷足。所取甚難。
爲計。方公向時許尋。固屬摯誼。及求之不獲。無以應
命。亦力誦於無可如何。非有心於欺給也。天下之物
凡有之已者。可以持贈。如意若事在求人。肯爲留心
用力。已足感其意之厚矣。成敗得失。豈可并責之其
人耶。以此待人。人孰肯樂爲之用。必至不敢輕許。一

語而後已。此不特方公知戒，卽弟亦聞而却畏矣。至云束手待斃，此亦不可以責人也。學也，祿在其中，果欲處館，但當益精其本領。本領旣精，則人將求我，每見貴郡能文諸兄在敝里，已獲豐厚。館穀次亦未至寒餓也。苟無其本，縱徼倖到手，終亦必亡。曾何補於待斃哉。卽行醫之道亦然。如尊公當日之行於三吳，亦其本領自取，非關人之薦揚而行也。若謂賴人薦揚，則戊戌己亥之間，懸壺湖上者兩年，其時同游之友，不惜極口，何以寂然不行。及庚子至敝邑，弟亦未嘗爲尊公標榜也。偶遇死症數人，投藥立起。於是一

時翕然歸之。然則戊巳兩年之不行。以薦揚之虛語也。庚子以後之盛行。以本領之實效也。乃其時同游之友。觝望於尊公者。以爲尊公之行。由於弟之力。而得弟之力。又實由於彼之力。以此怨報德之薄。衆口一聲。至今不息。真欺天罔人之語。弟且無功。彼更何與。此弟每歎惋不平於斯者也。今同遊之友。亦頗欲行醫。其子若姪。亦皆以醫求食。何不一出其薦友之力。以自厚其身。與子姪乎。豈爲其身與子姪者。反不若爲友之切乎。由是言之。親友之用力。罔其情。誼當然。若成敗得失。則又由其人之本領。與時命焉。不可

強也。弟自邇年謝息交遊，不復與人世相接，亦無可為轉覓之地。至戚至友貧困者更多，皆苦無以應之。有如尊門推令先君孝友之意，且學富而德粹者，莫如令叔。然且不能為之謀，下此則令弟君箝窘狀，更甚於兄。前者令兄君求札來，亦欲覓地。然則即使有館，必須得三四處而後足。以及吾兄也，固知其斷斷不能矣。承諭明正見顧，親戚好我，惠然肯來，粗茶腐酒足奉談笑，固所願也。若以薦館行醫之事見屬，則萬不能奉命。徒費往返，益增譬尤。寧使兄聞此而見惡於前，無致含糊而得罪於後。唐突附復，惟足下諒。

之而已其頓首

答徐瑞生書

曩從鼓峰得聞高懷篤行折節好古靈蘭之道超越
遠近鼓峰不輕許可獨於道翁首屈一指心竊嚮往
焉庚戌冬會葬烏石思得一見而尊駕時有天台之
遊阻此良晤至今悵然某迂狂無似每以粗疎得罪
交游間貴鄉名碩類能拮發其陰私亦可約略其爲
人矣賢如鼓峰經諸公譏彈尚不足比數况某之不
肖者乎今郎兄來手教惓惓猶不忘鼓峰之言欲置
之議論之列先生得毋悞耶恐比匪之傷且累及令
郎兄此某之所惕息而趨趨不遑者也數月以來臥

病茗山昨昏抵舍令郎兄以新作見示展讀之際光
芒四射恨令郎兄東旋遽迎某又初歸空冗未獲涉
筆然已驚麗四座矣新秋出晤當更一傾倒耳勿次
草草未盡萬一

答徐邈思書

久耳盛名愧未有夙昔之雅反辱枉書屈慮循省慙
歎無以爲辭先生自叙平生三謬乃三奇也在今人
固不復知矣當時碩宿之爲文論古結友者無不以
是得名如先生之馳譽東海固名下無虛也若弟之
爲謬守章句之緒餘犯禪學之詬厲則自當時至今
日無不非笑而斥惡之者斯真天下之大謬耳令嗣
妙才淵源家學固當一瞬千里弟自顧迂疎於毆陽
所謂順時取榮之道相去甚遠先生爲子擇當行舉
子之師而下問及弟是猶調天馬而引之淖中求神

行而陷其足亦太左計矣適患咯血復治痔瘻支離
伏櫟辭不能多力疾附候不盡

與范道願書

歲暮得手札知罹尊公先生之變伏想孝思崩摧何以堪此弟去歲爲家兄及舍親家事歷碌經年總計在家之日不滿兩月耳意緒惡劣鬚白者三之一齒落則過半矣仲冬會旦中之塋留甬上旬日而風雪載途無從寄問近除歸里爲凶歲所困田租竟不可問一家四百指須食米百數十石仰頭打手直無以爲計目下價日騰湧憂懸不可言詩集序斷不敢爽約然此時愁如亂絲意思收拾不上實未能落筆待春中心稍空閒庶足以傾寫欲言不至佛頭着屎耳

所示近詩錐鍊老成壁壘一變望而震畏足見漫遊
中不廢工夫勇於爲學如此何事不登峰造極旣歎
羨又自愧悔也陰咏數過曾攜以示芥舟共相欣賞
欲細爲點勘少出一得之見以就正於高深然亦非
此時所能俟一并却寄可也宋詩鈔孟舉將印行已
刻者爲初集當特送一冊翁不知從何處附寄此書
易爲人沉沒必須的當幸先酌示之儼月盡月初入
省奉弔晤語今聞望後渡江歸期又在冬底言之黯
然無以將意先具束芻之儀附上幸爲告之几筵遲
日登堂再拜耳信促率泐不備

與錢孝直書

前日曾以不誠二字答孝直想孝直未必遂承認斯語所謂不誠不必懷挾僞妄也凡言不經體驗行不可告人而多方曲折以回護之皆謂之不誠其根大約在好高鶩遠事事求出人頭地此聰明有才者病每坐此究竟不能出人頭地者多矣無他只不從實地用功也從實地用功只前字所云細心讀書隨事省察亦是大段語若果從實地用功底人只此八字便不肯渾淪放過如一讀書今日通某經明日通某史後日通某文集如將吐納百家反而問之四書本

經尚多窒礙處。此是不誠也。至於隨事省察四字。望之甚易行之實難。只現今一日間許多合做底事。都不去理會。教一一停當。却去東塗存心。西抹主敬。是不誠也。忽而聖賢。忽而英雄。忽而才人。胥無所主。逐件便作登峰造極想。究不知歸宿何處。是不誠也。眼前有一光明正大之道。不去行走。而向岐塗胡亂揣測。此爲墨翟之所哭也。今世衰道微。人心不正。天生聰明有才人。皆有此責。只看人之肯任與不任耳。所謂細心讀書。隨事省察。以求進此道。吾非孝直之望。而誰望耶。今孝直能痛自針砭。不向外求一言一動。

內度之心外稟之父兄表裏如一不求浮名不取速效醇謹端恪事事誠實便是出人頭地處矣至若權術作用此學道之鴆毒人禽之關正在乎此此不可不知者也因與尊大人先生言及前字故更書此以申鄙意尚有未盡嗣奉詳之

與吳容大書

敬賀吾兄撥巍第步清華開吾邑二三百年来未有之
盛事鄉里之榮何以逾此而弟之所企幸則更異於
是夙昔晤對每見殷殷於學術之正人品之真固知
蘊負有素昨歲接手教示及貴師質疑之著審又出
有道君子之門相與研究精微辨析同異其足以崇
正闢邪爲聖學之金湯無難焉此則弟之所手額相
慶者也王學之惑亂幾二百年其間大人先生亦頗
知其謬然大約指摘其弊病者輕而許與其具體者
重甚則與朱子兩分其是非知其於邪正之界蓋猶

有所未確矣讀質疑所論剖決精詳絕無包羅夾帶
自羅整菴陳清瀾徐養齋以來未有如是之親切著
明者此誠斯道之幸生民之幸非小小文字之功也
顧翁更有所進者近世王學惑亂雖未能廓如然猶
多疑而辨之至於陳獻章一宗幻妄充塞如謂意爲
心所存慎獨有獨體一貫爲入門工夫而非究竟其
背畔程朱爲尤甚然不幸其淵源誤出於前輩正人
之口遂足以鼓動流俗不審張先生亦嘗聞其說而
辭闕之乎此宇宙生心害政之大患有心者不可不
力持而救正之也翁未敢於張先生作未同之言幸

兄爲弟致景仰禱祝之意山菴率泐無任馳溯

答潘美巖書

某病苦侵尋精銷形瘦投骨山菴以待氣盡初非效
冥鴻之飛亦未敢墮野狐之窟然老不自力志業摧
頽以視先生沉酣法苑游戲詞場拈祖綱於坊肆之
間調倡情於鼓笛之下顛倒人間不可方物真不啻
稷嗣聖人之笑腐僮矣某年來乞食無策賣文金陵
亦止僦寓布家自鬻所刻並非立坊亦未嘗販行他
書所謂天蓋樓者乃舊園屋名不可以移餉者也若
金陵書坊則例有二種其一爲門市書坊零星散賣
近處者在書舖廊下其一爲兌客書坊與各省書客

交易者則在承恩寺大約外地書到金陵必以承恩爲主取各省書客之便也凡書到承恩自有坊人周旋可托其價值亦無定例第視其書之行否爲高下耳某書舊亦在承恩寺葉姓坊中發兌後稍流通遷置今寓乃不用坊人其地離承恩尚有二三里殊不便兌客也辱賜教大刻且命附以朽言某自顧不能文故凡所刻文字從來無序此外同志有作亦未曾有跋引之詞可爲左証非敢倨違平生迂僻於冶情綺語風流跌宕之音性所不洽至西來大旨刺眼心痛與新會姚江之說同疾之若傷我者雖圓頂衣伽

而不宗不律不義講不應法自作村野酒肉和尚而
已今先生所賜書若不作西廂觀則已入禪會若不
作法語觀則必落艷辭若謂兩者皆不涉卽是講學
則不離公甫伯安凡此皆某之所不知且不欲者故
不敢發函隨來手附納爰居之耳聞鐘鼓而駭想先
生爲之拊掌大笑也他有評論古今之大著尚冀不
悞垂誨企仰何如臨書無任馳溯

與某書

省足下前後二書情詞懇切議論奇創皆以聖人不可知者相商此非庸夫之所知也雖下針發藥極中其病而弟之愚闇終不知其所當然敬謝教意且固守未達不敢嘗之義耳若謂知之而不改是何心哉弟之所不出也古人相勗至無可奈何則各尊所聞各行所知是或一道也至云此爲良知不致之故則大不然弟之痛恨陽明正爲其自以爲良知已致不復求義理之歸非其所當是其所當非顛倒戾妄悍然信心自足陷人於禽獸非類而不知其可悲乃

所謂不致知之害而第所欲痛哭流涕爲天下後世
爭之者也朱子有言豈肯以其千金易人敝帚哉足
下旣自以爲不謬則勉之而已正不必欲其必同也

復王山史書

某荒村腐子也平生無所師承惟幼讀經書卽篤信朱子細註因朱子之註而信程張諸儒因朱子程張而信孔孟故其所見皆迂拘而不可通於世所謂理學講道則槩乎未有聞也其在文字亦止知八股制義於所謂古文詩詞亦槩乎未有聞也而質性又僻戾不可近亦不樂與人遊故友朋絕少如寧人兄南中之士其志節學問文章馳譽遠近心甚企羨而從未得見其他可知已今衰病侵尋且暮且死惟願以褐寬博裹身入黃土他無所求於世間也側聞先生

以鴻才實學振興關西續先聖之遺緒寶鑑在懸鬼
燈失焰固惟先生與寧人兄諸君子是望耳法書聖
謨教我良深家刻數種呈正非報伏枕不能握筆口
授兒子繕復便郵行迫不盡所云

答趙湛卿書

奉復湛翁先生足下猶憶酉戌之間讀執事小試之
文破空出奇如海鴻天馬不可蹤跡企仰有年而雲
泥際左末緣瞻拜反蒙翰教示以鴻文捧緘占氣光
耀衡宇不自知何幸得此也某荒村腐豎初無所知
交游借譽多過其實環顧平生不直識者之一笑年
來衰病頽廢鬚白齒脫屏跡蓬徯間久矣絕意人區
偶爲亡友補葺殘藁而親知從臾兒輩並出其邨塾
塗抹本頭刊刻問世殊昧本懷蓋選手二字某所深
恥而痛恨者不幸其行跡如之嘗謂近世人品文章

皆爲選手段場如薦者所云佛儒婦人木爛泥塑極盡妄作惑世之弊然猶就文字言也若其苟且卑污靡所不爲一副齷齪肺腸不堪照看日未識貴人輒呼其字甫若舊知深好名未通一刺已譜叙交契攀摻線索謂某某手授郵寄士林廉恥之道至此掃地盡矣當時每科各房自刻京稿曰十八房二十房行及外間選家合選之曰房書亦自近年來吳越選工爭牙儉之利營狐犬嬰媼之私於是幾十名家及選評專稿之事皆小人之尤也稿之刻在京則當屬房師在外則屬鄉同黨筆硯之友外此便非分內所

當爲非誚卽罔耳。故前歲徐方虎兄致書招某至燕
選房書并定某新稿某托友人固辭得免。凡諸名稿
曾無一拙評拙序可驗也。方虎與其疇昔風雨日久
不同泛泛疑若可爲然。涇涇小人之性自斷以爲不
可。方虎亦諒其迂拘不相強也。今尊稿見委實愜嚮
徃之志。奈於此義有不能自爲矛盾者。非敢故爲僵
蹇也。但望大刻告成後賜教一冊。開示聾聵爲家塾
指南。偶評有續刻自當借光。少効揚讚之力。雖不能
有加於萬丈之鰲亦自謂得豹變之一斑耳。極欲留
讀恐誤付梓割情附壁不勝馳戀。

答許力臣書

某東海腐僮未嘗學問亦未嘗自通於四方有道德徒以塵壒浮譽驚大方之耳曩荷在詞教以著作爲足與論文析義者然雖深感斯意而期許過分非所敢當也村居杜門無京華往來之便未嘗以荒言奉報懷抱耿耿輒渝歲時茲更辱不倦之誨循省怠惰惶惕無地執事江淮碩宿久爲四方所宗其文洗滌排彘迥自成家無趨時之習并無以古建招之意其足以信今而傳遠無疑也乙卯坊刻膾炙海內與酒後呼天而奮決者若合符券亦旣自信而信諸人矣今

以已售已行之後復生疑憾又何自信之不堅也某
僻劣無似於選家二字素所愧恥偶因補葺亡友遺
選并刻及塾課本子行迹乖誤刺違本懷故於癸丑
後立意不復評點雖傾倒如尊文未効表章之力亦
以例割愛也至名家專稿向來無一拙評拙序坊肆
皆知其不爲此可案驗者如癸丑徐方虎趙聲遠黃
伯和諸兄皆某夙昔好友未嘗以此相屬他可知矣
憶趙聲遠兄曾爲下問某答之謂近世人品文章俱
爲選家壞却目未識貴人輒呼其字甫若舊知深好
者乍通刺謁已譜叙交契稱某某手授郵寄爲結納

梯媒之地士林廉恥掃地盡矣專稿之刻在內則主
考房師在外則平生筆研師友爲宜若選家評選卽
屬諂嬰之事。硜硜之意斷以爲不可。聲遠亦諒其迂
拘不相強也。蓋文字傳否自有定體。本領真足則久
而益彰。次亦因其本領厚薄爲時之久近。其精光氣
力外人不能掩亦不能爲之持也。謂借選家時名足
令作者不朽。此選家誑惑自大語耳。執事試思守溪
熙甫應德諸公之文。果賴誰選評而傳乎。近時如某
某稿爲選家所揚詡者。不數年已隨烟草銷沉。又何
選評之有乎。間有行而不敝者。其文自不敝。選家藉

其文傳耳。楊子之書桓譚輩不能舉而望之後世。復有子雲昌黎集待永叔出之。敗篋中而韓文之論定。則當時之無知者固亦久矣。而古人不以爲憾。且疑也。今執事吳門原本大行於世。同時之子雲永叔已不少矣。何惑於未必傳而汲汲尋佛頭之糞哉。且三復金臺集執事於古文振起如此。肆其力爲之足與古人爭毫釐寸尺者在。是時文直餘事耳。顏子不貳過。孔子從先進。論古人皆附全集以傳。無假外求也。所教尊稿珍藏篋衍。俟異日有續刻當盡發其英華。未必無一斑之窺。然此屬某論文之得失與執事之

文之傳否無涉矣千里命使愧無以塞責但能爲決
未必傳之疑亦執事之所快聞也隆儀拜壁敬謝厚
意未緣樞掃臨書皇恐

與某書

向辱賜書示以大著拜教勿諉時從敝親遞中得聞
近履深慰遠跂昨接手札更荷拳拳某本村鄙業無
淵源徒守童時誦習傳註不敢變耳講學之事不但
非其所知亦平生所憎疾而不欲聞者也拙選止於
癸丑以後不復從事矣目下收拾有明三百年之文
爲知言集雖布衣社稿皆與焉但生存不錄以人物
界限必蓋棺論定也苦樣稿不備正在蒐討不審貴
處先民文字有可訪求者否尊選歷科四百首何日
成書別論作序第之不文非其人也且有迂戾戒心

故卽拙選數刻亦未嘗自序非敢托辭自外也幸原
之天蓋樓一本呈教匆冗不及一一

呂晚村先生文集卷二終